

敵情研究

密

敵情研究

第七期

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編印
政治部第二處

目

錄

短評

米內內閣的危機

「介入」？還是「不介入」

敵內大臣的更迭

最近敵國貿易及其所受歐戰的影響

敵人在滿洲經濟掠奪的措施（上）

敵國之「人的資源」問題

資料

敵外相有田的自白

敵人自己對於日圓布洛克貿易的考察

敵國大事記

（自五月廿六日
至六月十五日）

短評

米內內閣的危機

歐方雜誌東洋經濟新報五月二十五日號中，載有「日本政治之歸趨」（座談會）一文，其中有評論家岩淵辰雄論米內內閣的特質如下：

「自滿洲事變以來，內閣更迭了十幾次。把牠區別起來，大概可分為兩類：一種是什麼事也不做的內閣，以無爲而化爲信條的內閣；還有一種是成爲某些強有力者的傀儡，專供他們驅使的內閣。以前的阿部內閣，是全供某些人驅使的；而現在內閣的意識形態，正是齋藤內閣的無爲而化。因爲他什麼也不做，所以反能長命。地方長官會議開了會，但是內閣無話可說。地方長官催促了，內閣則回答說，還在考慮政策之中。經過一夜的時間，才想出差東西。究竟只經過一夜的考慮，可見所謂政策也不過是無法之中隨便製造出來的。……今後內閣恐怕仍是什麼也不做，要想做便失敗。無爲之中，正是今

後長命的要素。」

岩淵的這番論調，確是道破了米內內閣的特質，但同時也是痛罵米內內閣的無能。最近米內內閣，確是在一般輿論的圍攻之中。法西斯系的國民新聞，報知新聞，都新聞是不必說，就是比較保守的讀賣新聞，在五月二十五日的社論中，也指摘米內內閣在外交上，除出兩次荷印問題聲明外，毫無活動，就是在內政上，也陷于不生不死的狀態，關於物價對策，物動計畫，實行豫算，貿易振興方策，米穀，瓦斯，木炭飢饉的對策等等均不會有任何切實的辦法。

米內內閣雖然遭受輿論界「無爲」的責難，但是「無爲」之中，是否仍是米內內閣「今後長命的要素」呢？當然不是的。

首先，米內內閣的政敵法西斯派，早就在待機攻擊米內，數月來的米內內閣史，已充分給他們以暴露米內內閣的無能的機會。他們在暴露戰術之後，便是相機進攻。這是最好的攻擊方法。

米內內閣，既是在本質上只能「無爲靜觀」，「軟弱無能」，「要想做便失敗，惟在「無爲之中，方能存在」的內閣，所以如若強要內閣有所作爲或強化其體制，可以說這便是倒閣運動。因此，敵法西斯或是在要求內閣變更「不介入」政策，有所作爲，或

則以此爲藉口，要求樹立強力體制；國民新聞曾把米內比作爲張伯倫，公然要求其下台；德富蘇峯亦稱，在此「世界形勢大轉換期」中，「警告」米內內閣，「國民所期望者，爲強力內閣」；投機家政友會正統派總裁久原房之助，眼見米內無法處理時局——尤其是無法結束戰爭，故憲提出強硬意見，辭內閣參議職，而與內閣絕緣。

最有效而最積極的倒閣運動，可以說就是新黨運動。新黨運動固然是一般投機政客的活動，但是也爲軍部法西斯所支持，這是不容忽視的。因爲在軍部，目下既不敢起而組織軍政府，直接負政治上責任，同時即組成軍政府後，未必能得一般人的支持，相反的必然會引起大家的反感，所以他們的策略，正要以近衛爲傀儡，作爲擋箭牌，而他們則在其後自由操縱。我們相信，近衛的新黨運動成立之日，便是米內內閣倒台之時。

米內內閣在四面楚歌之中，自然企圖掙紮，或則決定廢止官吏身分保障制，或則新設四相會議，以求法西斯的好感，但是儘管法制如何變更，機構如何改革，「無爲」的內閣終究還是無爲的。

我們對於這種敵國政局的醞釀，應有明確的認識。第一，無論米內內閣是否倒壞，政治體制是否「強化」，新黨是否組成，敵閥內部間的矛盾，決不會因此解消。敵國統治階層間的關係，與英美民主國家不同，過去的事實，反說明了敵國統治階層的矛盾，

原因內外危機的增加而擴大。第二，正如每次閘潮的醞釀或發生，都是由于日寇內外危機的加深，這次敵國政局的動蕩，也正反映出同樣的事情。在目下敵國只有兩條路可走，隨着危機的加深，不是取靜觀政策而待斃，就是挺而走險求速死，當然這兩條一樣是死路。

「介入」？還是「不介入」？

敵對歐戰的態度

德國侵入挪威以來，國際局勢起了急劇的變化。德軍在北歐，西歐的閃擊戰術，收到了豫期以上的成功，意國也參加了歐戰，法國屈服了，英國處于劣勢的地位，也遭受了重大打擊。這種局勢，自然對於世界各國，有相當影響，尤其在敵國政界起了大的作用。第一，敵國政界中在前有不少人——都相信同盟軍可得最後勝利，但是他們現在發生懷疑了，相信德國得勝的人，則更加強了他們的信念。第二，英法在歐洲遭受打擊以後，自然難以兼顧遠東的事情，這是敵人驅逐英法出遠東的好機會，敵人也認為對於「結束中日戰爭」有利的時機。第三，希特勒揚言八月間可以凱旋，敵外相有田也說，今年秋季歐戰或可結束，若是歐戰真的這樣迅速的結束，或將有影響于中日戰爭的結束問題。歐戰的展開，既然給了敵人這些印象，於是敵政界重新提起對於歐戰的態度問題，雖然敵政府屢次聲稱，仍取「不介入」方策，但是敵法西斯份子，則高唱親德聯意，排擊英美，有的說對於「不介入」政策應加考慮或加修正，有的則簡直說，「不介入」

方針，應予放棄。不過敵方也有穩健派主張，「德國的西歐作戰戰果，不能立刻變更（日本的）國策」。〔見六月一日，讀賣新聞所載蠟山政道文。〕這樣，究竟敵國將擬而走險，參加歐戰呢？還是仍堅持「不介入」的方針呢？這不僅有關於日本的生死問題，也是與中國，與全世界有重大的關係。

據我們的考察，敵人在最近的將來，沒有參加歐戰的可能，但是也不是無作無為地死守「不介入」方針，目下敵人的方針是在不惹起另一戰爭的範圍內，隨着交戰國的力量減弱，而向他們威脅敲詐，這種方針至少在最近期內，歐戰未有明確的結果的時候，不至變更。

敵人不僅不敢與英美交干戈，而且不敢與英美正面爲敵，牠的理由很簡單：第一是因爲敵人對第三國貿易，英美及其殖民地佔總額的十分之八，英美如與日寇經濟絕交，日寇便要枯死；第二，歐戰之最後勝利，究屬於誰，現在未能判明；第三，在今後反蘇戰線上，日寇或須英美幫忙。這種情形，敵人明白得清清楚楚，所以就是敵閥之中，正面的提出「佔領荷印」，「放棄不介入方針」者不過是少數最右翼分子，如東亞建設國民同盟，重戰實激議員聯盟之流。這些人以爲日本與其坐以待斃，不如挺而走險，以求僥倖。（實質上當然等于企求速死。）可是這些右翼分子雖要求修改「不介入」方針，或

則重新考慮「不介入」方針，但是並沒有主張放棄「不介入」方針，就是軍部少壯派喉舌國民新聞，在五月二十二日的社論中也稱，「我們沒有主張參戰論的理由」，他們所主張的是「如何利用歐洲情勢」，（見五月二十九日都新聞狙擊兵欄及報知新聞五月三十一日社評。）換句話說，要利用英法的戰事不利，向他們來一個敲詐，所以他們說「不介入」政策，並不是絕對不聞不問，話裏實中，暗示着日本仍要乘機打劫。這些右翼分子，對於米內未能在荷印問題中，劫奪些便宜，確是深感不滿的。

不過若是說米內內閣，和其他所謂「現狀維持派」的「不介入」方針，完全是「不聞不問」政策，那是錯誤的。六月三日米內對記者團的談話中，有這樣一段：「帝國對於歐戰不介入方針，現在沒有變更的意思。即是豫想舊秩序將要轉變，現在不想有什麼動作。」「情勢這樣，我們這樣」的計劃是有的，在現在還是觀望形勢，待機而動，所以照舊繼續堅持不介入方針。總之，「介入」或「不介入」，要視情勢如何，現在不能假定情勢如何，便取如何動作，而政府對於情勢變化的準備是有的。」「從這一段話看來，就是米內之流，並非沒有乘機打劫的意思，就是「介入」歐戰，在米內，也並不是絕對不可考慮的。

所以在現階段的敵國對歐戰方針，即使有極少數主張參戰的，但是大勢無疑的仍是

堅持「不介入」。而這個「不介入」方針，並不是始終「無作無爲」，「不聞不問」，却是視歐戰之情勢如何，相機行劫。至于這種投機的程度如何，乃是敵國內「革新派」與「現狀維持派」的分歧所在。

敵寇的這種投機，或許可以得些小的便宜，但是決不能有大成就。相反的，國際形勢與我國日見有利，第一，歐戰的交戰國，即任何一國得利，都不會讓日寇獨佔東亞；第二，支持我國抗戰的美蘇兩國，相對的絕對地在增長其力量。更牽制日寇。所以，歐戰無論如何發展，皆與我國抗戰絕對有利。

敵內大臣的更迭

謠傳已久的敵內大臣湯淺倉平辭職問題。終於六月一日實現了。一般人對於這件事似乎並未十分注意，其實這次內大臣更迭的重大性，並不下于內閣閣潮。在敵國的政治機構中，內大臣的地位，就是說他在總理大臣之上，亦非過言，而且湯淺倉平，又是所謂「現狀維持派」的重鎮，所以湯淺的去職，更有其重大的意義。

內大臣本來是保藏御璽國璽，掌理關於詔書，勅書，及其他宮庭內文書事項，在維新元老健在的時候，內大臣一職，未見特別重要，但在元老凋落以後，內大臣自有其特別地位。尤其是在近衛內閣的誕生及其以後，每次閣潮起時，內大臣實際上掌握了權衡內閣總理大臣的大權；以前，內閣總理大臣的人選，是由天皇下問元老西園寺的，內大臣不過是盡些傳達的責任，到了近衛內閣成立前後，一改舊例，有接由天皇下問內大臣，復由內大臣負責奉答。所以，實際上內大臣已是重臣中的重臣。近衛，平沼，阿部及米內四代內閣總理大臣，皆是由湯淺奏荐的。

湯淺辭職的理由，表面上雖然說是因病，但是實際的原因，決沒有這樣簡單。如內

府那樣重大人物的變更，不僅對敵國國外有不好的印像，同時影響於前線士氣也不小，當敵國內外交機交迫的時候，假若湯淺即是有些疾病——不是極其危篤——他也不會因此去職。這次湯淺的辭職，必定有萬不得已的事情與嚴重的理由，蓋可斷言。

有的說，湯淺與其他重臣之間，關係不十分好，例如在米內內閣成立的時候，湯淺的奏荐米內，祇和岡田，平沼個別的會見，約略徵求了他們的意見，而獨斷地決定，因之在重臣間遭受了「獨斷」之誹。這種情形，或許是事實，但是無疑的，這決不成爲辭職的中心原因。

重要的，當然是湯淺的與所謂「革新」勢力的對立。湯淺本來是現狀維持派的要角，爲法西斯派的眼中釘，去年後者曾經以暴力除去湯淺，但未能如願。我們想不會忘記米內上台時，湯淺又以巧妙的手腕，使軍部蠢動無術。當阿部內閣倒壞以後，湯淺本預定以米內繼任，但最初則故意散播陸相畑俊六組閣的空氣，以封鎖軍部法西斯之策動，最後，則突然奏荐米內組閣，一方則要天皇立即召見畑俊六，要其聯輝，使軍部無法以不推荐陸相以使米內組閣流產。因之米內內閣的成立，更加深了「革新」分子的仇恨。「革新」團體時局同志會，在米內組閣後，召開會議，發表聲明稱：「本會對於重臣何以推荐米內組閣，實百思不解。」軍部機關報國民新聞也撰評論，但被當局禁載，該文

內稱：「政界要人舉荐如此庸才——指米內——，請日皇昇予組閣大命，實爲接近日皇之重臣，結黨營私，欺君誤國之行爲。」是後，在軍部法西斯及其他「革新」分子極力排擠之下，湯淺在三月間便有辭意，此次便正式實現了。

湯淺在這個時候辭職的原因，一則，是由于他一手支持的米內內閣，數月來，毫無政績，各方面皆感不滿，危機日深，湯淺多少應負責任；二則，「革新」分子的勢力，漸見抬頭，政局日形混亂，且與湯淺不利；三則，萬一米內內閣倒壞，開潮再起，這次湯淺對於組閣人物的奏荐，處境更爲困難。四則，法西斯暴力派有蠢動之勢，湯淺之變爲齋藤第二，慘遭橫死，亦非不可能之事。我們相信湯淺是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決心辭職的，大體講來，湯淺的辭職是由於革新勢力的攻勢轉強，這是值得注意的。

湯淺辭職以後，本來後任內府，以近衛文麿最爲適合。近衛的不就此職的原因，諒係近衛有意於新黨運動，而且敵政界認爲，就是近衛也認爲，將來他還須再度組閣，尤其是在收拾戰局的時候，這一點也值得我們注目。

後繼內府是木戶幸一，木戶是近衛最親信人物之一，木戶之長內府，實際上與近衛之長內府，並沒有十分區別，今後敵政界中近衛派的勢力，將益見增漲，軍部法西斯派或許多少要抬些頭，對華侵略也將更積極，這是我們應當警覺的。

論文

最近敵國貿易，及其所受歐戰的影響

中日戰爭已進了第四個年頭，正如我們所豫期的，敵國的經濟已進入了最困難的境遇。譬如爲支持侵略戰爭的敵國對外貿易，亦每一個時期，皆較前一個時期惡化。今年五月三日敵外相有田，在日本國際協會的演說，曾經說過，日本爲了要擴充軍需生產，不得不與各國調整國交，換句話說，日本不得不藉對外貿易，來支持侵華戰爭。所以敵國的對外貿易，不管戰時經濟的大動脈。可是這支動脈，已漸見硬化。就是看年初數月的敵國對外貿易，凡是與日寇不利的各種傾向，只有較前增加着，加之歐戰的擴大，將更給敵寇經濟以致命的打擊。

關於歐戰所給敵國貿易的影響，本刊第十四期，已有專文論述，不過當時歐戰初起，該文所論的，僅是可能的影響，而不是實際所受的打擊。現在歐戰已經過了半年以上

，我們應該檢討一下，在此期內敵寇究受了些什麼影響？同時歐戰擴大以後，世界貿易的情形，與歐戰初期，自有不同，今後敵寇將受些什麼新的打擊，亦是值得我們研究的課題。

關於今年年初三、四個月的敵國貿易情況，我們因為篇幅關係，只可以簡單地舉出幾點大要。

第一，年初以來四個月，敵國本土對外貿易，輸出爲一一七九百萬圓（比去年增三三二百萬），輸入爲一一八六百萬圓（比去年增二六六百萬），入超七百萬圓（比去年減六千六百萬）。但是若將「日圓集團」貿易，與「第三國」貿易，分別觀察，情形大異。

對「第三國」貿易

對「日圓集團」貿易

輸出	五六三（四五〇）	六一六（三九七）
輸入	九〇六（七〇〇）	二八〇（二一九）
總額	三四三（二五〇）	三三六（一七八）

註：單位百萬圓，括弧內爲去年數字。

右表指出了敵寇的雙重困難。（一）對「第三國」貿易入超激增，使敵寇的國際收支

，發生嚴重的困難。(二)敵國所不利的對「日圓集團」的物資流出，出超增加，今年不僅未見改善，反而日見加劇。這個主要的原因，是因英鎊貶值，便影響到法幣，因之也影響到偽鈔，結果偽鈔與日圓的差值更大，仇貨的流入我淪陷區，更爲有利。如我嚴加緝私，則仇貨能換取者，仍是偽鈔，「軍票」，於敵無所補。至於對「第三國」貿易，雖見增加，但是其中主要的原因，係由於價格的騰貴。

第二、主要輸出商品之中，對「第三國」輸出增加的，祇有綿織物，生絲，人造絲。今年第一季的成績是，綿織物輸出額，增加一八百萬圓，所謂棉業界所受到歐洲的「神風」的影響，不過如此而已；生絲的輸出數量，比去年同期減少百分之三五，但是因爲同時期生絲平均外輸單價，達一九百圓，比去年同期的九百二十四圓，增加一倍以上，所以輸出金額，反增加二五百萬圓，但是最近美國的生絲消費減少，絲價也跌落，敵國生絲外輸的好景氣，也不會長久罷；人造絲的輸出額爲一六百萬圓，比去年同期增加一百圓。此外輸出商品中，輸出額增加者，如木材，機械等，是以推銷「日圓集團」爲主的。但是在體上講來，今年第一季的敵國的輸出貿易，在數量上講，只有減少，但是因爲外輸品的價格騰貴，金額上則增加了若干，不過價格的騰貴，也將阻害輸出的增加。